

站在一棵杨树树下

□ 孙志昌



在我楼宇之前，挺立着一棵伟岸的杨树，它的高度几乎触及了三层小楼的屋檐。岁月在其身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却未曾告知我它的年龄以及那默默栽种它的手。每当我目光所至，那一树婆娑，总会为我的世界增添一抹独特的风景，悄悄地抚慰着我或波澜起伏或平淡无奇的心情。

一日，我驻足在这棵杨树树下，轻抚它那布满沧桑的树皮，那是一种对无尽风雨无声抵抗的见证。仰望树梢，它们如利剑般直指苍穹，它的枝叶即使在冬季也依旧充满生机，翠绿如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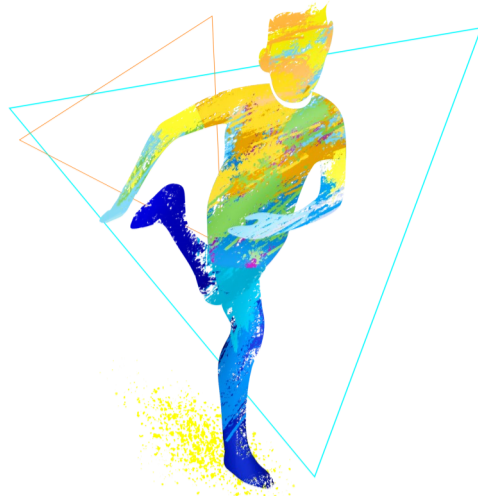
我退后半步，闭上双眼，让微风轻抚我的脸庞，仿佛穿越了时空，目睹了它于春夏秋冬各个阶段的瑰丽：春日里新芽初露，夏日的繁茂如盖，秋天的金黄一片，冬日的傲雪凌寒。这样的想象让我对它生出了无限的敬意与热爱。

站在杨树下，我的内心被一股强烈的情感所充满。我回想起自己的风雨历程，以及那些曾伴我走过的亲朋好友。他们如同这棵杨树一般，以顽强的意志支撑着我，为我挡风遮雨。

我深深地呼吸，感受着大自然赋予的厚礼。杨树，它不仅仅是一棵生命的个体，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告诉我们，无论生活存在多少艰难险阻，只要永葆坚定的信念，便能克服所面临的挑战。

站杨树下的我，仿佛能听见它的呼吸，感受到它传递的力量。这份难以言喻的联结，宛如我与大自然间的一道桥梁，让我铭记：真正的坚韧，是在风雨中成长的勇气与毅力。

我将永远在心中为这棵杨树留下一席之地，它如同一座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引领我勇敢地迈向未来。



一路奔跑

□ 张德芳

我曾经做过小小的羊倌，在大山里奔跑。看着大人们悠闲自得的放牧，我一直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干最轻松的事情，殊不知我放羊不要要领，没有找到让羊群满意的草场，羊群满山乱跑，刚才还在这个山上，一会儿又跑到了那个山上，我气喘吁吁地跟着羊群奔跑。

我在大山里奔跑，每周往返30多里路，在学校和家的两点之间穿梭。放学后急急忙忙地赶路，这天说黑就黑了，途经一个古老的旧宅子，旧宅子静悄悄的，每次经过都会想起关于老宅子的各种传说，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头发梢都出汗了。无论如何，我都要在天黑之前迈过这一个坎，这是一直让我揪心的坎。

上大学了，学校开运动会，一场马拉松比赛，我硬是把体育系的那几个选手比趴下了，要知道我常年是在大山里奔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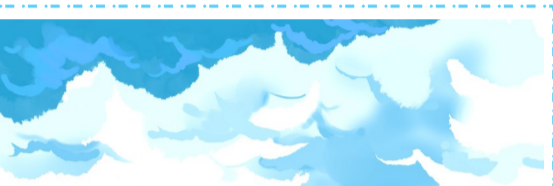
我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里上班。早晨起来，急急忙忙去上班，在街边早餐店买了豆浆油条，一边匆匆前行，一边就餐。左顾右盼，很多人和我一样，奔跑在上班的路上。夜幕降临，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行走在下班的路上，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坐下来歇歇，路灯试图拖住我的身影，把身影拉得好长好长……

大年三十，我长途跋涉地赶着回家，紧赶慢赶，在零点前总算到家了。家里那盏灯还亮着，父母还在等待着我，热腾腾的年夜饭还在等待着我。父母看见我回来显得非常高兴，我知道，亲情可以迟到，但是绝对不能缺席。

我努力地工作。当有一天我还清了所有车贷、房贷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着躺下来，让疲惫不堪的身体安全着陆，美美地休息一下。

但我还不能躺平，片刻的休整过后，我还必须重整旗鼓继续奔跑……

一路奔跑，已经成为一种前进的固定姿态，已经成为一种默认的生活习惯。



高原看山

□ 苏雨

去西部旅游，总是要与无数的山相遇。那是一种与烟雨江南绝不相同的异样的美。每当此时，心中总是会产生别样的思绪。

火车在一座座山的腹部穿梭，在明亮与昏暗间轮转，仿佛时空在不断转换。尤其是，坐在出租车内下山的时候，静静地数着数不清的山在视野中起伏蔓延。随着车的行进，一座座山从远处来到我的面前，又从我的视野中消失。看着它们，想象着在无尽岁月中，它们是如何矗立在这天地间，它们的模样是否有过变化，它们是否也经历过沧海桑田的痛楚与升华。

时间在慢慢流逝。车窗外的山仍然一座连一座地出现，又消失。最初，它们披着白雪的外衣，头上是一片无垠的幽蓝，白是纯粹的白，蓝是纯粹的蓝，不掺杂任何别的色彩。连绵不绝的雪山，千年孤独，万年孤独，那皑皑的白雪就是山的白发三千丈吗？

我觉得山也是性格各异的。峭拔，冷峻，傲岸，是伟丈夫；温婉，妩媚，俏丽，是小女子。

他们有的顽皮，有的沉稳。看，那座凝然不语的山峰，正微笑着看着那些小山，而那些小山则像一个顽童，在奔跑玩耍。

他们在这无垠的天宇间相知相惜，低语，浅笑，凝眸，叹息。当晨曦掠过，东边会撕下一缕金光送与西山；当夕阳轻抚，西边会剪下一缕晚风送与东山。

此时我的思绪已经越过无数星域，在浩瀚的时空跳跃，什么寒武纪、白垩纪、冰川纪，这看似漫长的时间，在山的生命中，也许就跟我们人类一样短暂。

雪山连绵不绝，在向车后跑去。究竟是我留不住你，还是你留不住我？我想不明白。看着山上的雪越来越少，我有些忧郁起来。

忽然，山尖上一抹白云，让我豁然开朗。原来，雪们不过是顽皮一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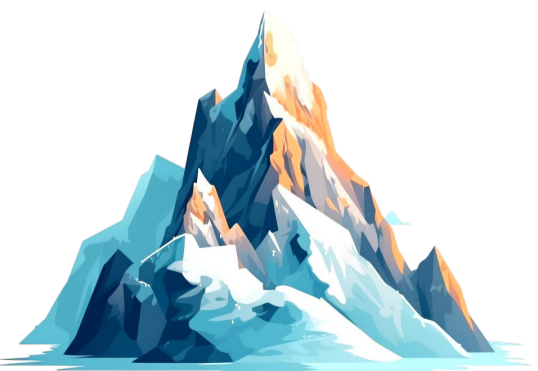
下了车，我静立在这荒野与人间的临界点。

一朵朵白云在山顶的天空游走，碧蓝的天宇顿时生动起来。

一座山扯了一片白云做了衣裳，又一座山轻轻揪住白云的尾巴，让它成为夕阳的裙衫。白云是一群调皮的孩子，有的站在山巅，有的环绕在山的膝前。有的则落在草缝里，有的则钻进山的怀里。

白云与山缠绕，仿佛白雪不忍与山别离。大山始终温温着，像慈祥的长者。

山是属于荒野的。人们所谓的悲喜哀愁，在这里竟那么渺小。把它们放到这旷野间，便化为霞，化为岚，化为风，缭绕在草间、河畔、云端，最终融于这旷野间，成为耸立的山。



端午的艾

□ 风凝

端午前后，山坡上，田野里，小径旁，处处蓬勃着青青的艾草。它们茎秆修直，一株株并肩而立，站立成一片生机；叶片羽状，一片片随风摇曳，婆娑成一道风景。它们虽无柔媚的枝条，亦无娇艳的花朵，却从骨子里散发出一种药香。

民间流传着“五月五，药神出”的传说。这一天，凡草木皆可入药。许多人会在蝉鸣声声的清晨，背着竹篓，挎着竹筐上山采艾。端午插艾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农历五月初五前后，多雨潮湿，细菌繁殖，最易染病。而插艾可借它所含的挥发性芳香油，净化空气，驱蚊蝇虫蚁，辟邪消毒。于是，粽香悠悠的端午，又多了几分艾香。

小时候，爷爷、奶奶会拉着我一起采野艾。艾草的味道很特别，它不似寻常花草的馥郁芬芳，而是带着一股子清苦的药香。这药香很执拗，常常萦绕在指间久久不肯散去。我觉得有意思，就将带着根须的艾草栽在了水井旁，期待它们能在小院里正式安家。不出几日，它们就长出了新芽，然后一天比一天茂盛，渐渐长到了一米多高。两年之后，竟不必去采野艾，且因土壤肥沃、水分充足，长势很旺，貌似比野艾还要野。

印象中，艾蒿还有一个妙用，便是生烟驱蚊。每年，爷爷都会将拧好的艾绳悬挂在老屋的屋檐下风干，等到蚊子肆虐的季节，就燃上一段。在青烟氤氲中，蚊子仓皇而逃，人们便可一夜安眠。偶尔顽皮，我会把点燃的艾绳握在手中，跑到院子里，上下左右挥舞着，或绕圈，或画弧，火星四溅，宛若烟花一般，在山村浓稠的夜色中是那么绚烂。

去年端午，我同友人相邀去郊外，沐浴着晨风与暖阳，在一道田埂上遇见一丛葳蕤的艾草。青青的艾叶上滚动着露珠，晶莹剔透，折射着耀眼的光芒。微风拂过，那熟悉的药香袅袅升腾，沁入心脾，令人沉迷。我们将采下的艾草摆放整齐，用榆树枝条拧成的绳子捆扎起来，满载艾香而归。

又是一年端午将至，睡梦中都是青青的艾叶，浓浓的艾香……

炫目的太阳如一个燃烧火盘，在空中发出炉火一样的轰鸣。大地之上的空气，一触即燃。

阴凉何处寻？

去老房子里纳凉。老房子的年纪有上百岁了，石木结构，那石头上的苔藓，正好覆盖在浅浅心田上，凉意虫子一样在全身毛孔上蠕动着，慢慢抵达到人的五脏六腑。在雕花镂空的木窗处，有风吹过，吹到天井里，吹到歪靠在木椅上纳凉的侯大爷身上，他微微耸了耸肩，尔后将一条薄棉搭在了身上，再呼呼噜噜睡去。一处老房子里的鼾声，如这个夏天草木深处唧唧唧叫着的虫鸣，自携一股幽幽凉意。

我去侯大爷的老房子里纳凉，侯大爷正在午间酣睡。我的目光停留在房屋里的花格木窗外，那有桂花树的树影婆娑。目光顺势攀爬到院内天井的瓦屋顶上，屋顶上落满了鸟粪，屋内似有一股股湿润的雾气袅袅升起。侯大爷午睡起来，一时有些恍兮惚兮，他睁大眼睛，怔怔地望了我一会儿后，才招呼出声：“是你来了噢。”侯大爷慢吞吞起身，他给我冲醒开水喝，水是屋后竹林掩映下的井水烧开后的，我在那四周青石砌成的老井边，望上一眼微微晃动的井水，目光也变得清幽起来。

侯大爷是这老房子的第三代传人，在房子里度过了70多个夏天。大爷对我说，夏天最多用一把蒲扇，“啪嗒啪嗒”慢摇着，摇过了夏天，也摇过了一生。在一把老蒲扇的光影里，我看见侯大爷这些年的身子悄然佝偻了下去，他把身子与老屋前的土地贴得更近了。在侯大爷这样的老房子里纳凉，有时想起一生的时光匆匆，地平线上突然吹来的一股凉风，让我于四顾苍茫中，多少故人成了依稀。

在乡下种了几亩西瓜地的王小宝，是我的一个农民朋友。这些年的夏天，我常独自去王小宝的瓜地里纳凉。小宝的瓜地在一个荷叶肥硕的荷塘边，那些成熟的西瓜，碧绿色素沉积，纹路漾开，想起一些农人一年一年汗滴不下土风雷雨电淘洗过后，脸上漾开的一圈一圈面纹。熟瓜们在瓜叶藤蔓间呼呼大睡，我见小宝

弯下身，在藤上轻轻旋转，一个滚圆的西瓜顺势从蒂上而落。小宝把西瓜抱在怀里，眉开眼笑之间，他也有着西瓜一样的憨态表情。

傍晚，小宝在瓜地旁边的小院里为我做了几道农家菜，他还用池塘里的荷叶做了荷叶蒸饭，新鲜的大米香，与荷叶的清香渗透在一起，感觉肠胃里浮动着荷塘里的清雅气息，凉意也翩然而来。晚上，我与小宝就在瓜田里搭起的水竹凉席上睡觉，风吹过瓜地和池塘，颼颼凉意灌满了全身。有个晚上，我俩躺在凉席上望着星星眨着眼睛的天空，小宝问我：“他们说天上一颗星，就是地上一个人，是不是真这样？”我说，这些都是人想象出来的。小宝似乎有些失望，他小声说，我在这里望星星，就想象我爸也在天上望我。小宝的父亲，在他9岁那年就因病去世了，小宝从那时候就开始想象，天上的星光里也有父亲的一双眼睛在凝望大地，在看照这一片小宝家的瓜地。这些年，小宝也靠这一片瓜地，养活着一个家，供养儿子研究生毕了业。而今，儿子在北京成了家，去年生了一个胖嘟嘟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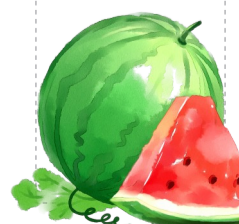
去年夏天，小宝开着电瓶车，把西瓜和我送回城里来。我抱着滚圆的西瓜，穿过城里老巷子，步履蹒跚地把西瓜送到几个老朋友家里。我想起老付在门前接过西瓜时的愣愣表情，他嘴唇蠕动着，等我返身走到巷子拐弯处，老付突然放下瓜，小跑着前面对我嘟囔出声：“上次，不要，不要生我的气呀。”我哈哈大笑出了声，不就是那天在城南馆子里和老付喝了酒，在为火星上是不是有水的争执中情绪失控抓扯了几下嘛，想来我俩这两个大男人当时都有些意气用事。这来自乡间的西瓜，吮吸着大地深处的精华，于无声处也赐予人豁达的胸怀。

还有城市里我的忘年交朱先生，他身材颀长，高昂着头走路，夏天喜欢穿着宽袍大袖的棉麻衣衫，走路时衣服间鼓满了风，似要腾空而行。夏天，他常去离城6公里外的一个郊外山洞纳凉。今年夏天，我跟他去了那个阴森森的巨大山洞，颼颼凉气顿时侵蚀肌骨，让我忍不住双手抱肩，恍惚间以为到了白露季节。



夏日寻幽凉

□ 李 晓



五月赋

午后
教室内。高三学子在模拟考试
笔尖轻走卷面
每一个句号，似李子
渐渐挂满五月的枝头

她轻轻放下笔，抬头望向窗外
霎时，阳光倾洒，鸟儿欢唱
叶儿鼓掌，一缕梧桐花香迎面扑来

五月，原来是青春的绽放 (黄红彦)

乘着蝈蝈的歌声回到故乡

蝈蝈是个音乐狂，
总是在闷热的夏夜，
用美妙的乡土音乐，
为高温的气候带来凉爽。

蝈蝈是一台不费电的空调，
挂在高处的笼子是空调的外壳。
不知道蝈蝈从哪里学的魔法，
它的歌唱，
居然可以为燥热的心情降温。

蝈蝈是民歌高手，
乘坐着它的歌声，
我们就可以回到故乡。 (荆卓然)

童年的天空

蜻蜓

童年的记忆里永远有一只蜻蜓
绿色或者红色
于清晨，午后，梦里梦外
忽高忽低地飞
飞着飞着，越来越多的蜻蜓
来到了我的画册里
并且穿着各色的礼服多么热闹幸福
它们仿佛六一节时的我们
小耳朵

我的耳朵很小
每次惹妈妈生气的时候
总是被妈妈拧着说
再不听话，你要小心
仿佛不是我犯错了
而是我的小耳朵犯错了。
呀，我的耳朵，总为我
扛下了家庭里
所有的风暴 (李易农)

栀子花

于庭院，或者山野
大朵大朵地开
浅浅的颜色，薄薄的花香
不管尘世的纷扰
不论晴时还是雨来
没有谁的掌声
没有像样的祝辞
开成一副良药
开出生命的精彩 (蓝希琳)

小喜鹊(外一首)

一个个红钩
是一只只小喜鹊
站在作业本的枝头
报告满分的喜讯

一只只小喜鹊
只要一放学
就会立刻飞进
爸爸和妈妈的心窝

难题

难题是一只蚕茧
将我困在里面
我学蚕儿
努力地钻研
终于破茧而出
瞧我高兴的样子
两手如同一双翅膀
我像一只蝶那样飞翔

骑在牛背上的时光

爸爸在麦场上
摊开一个季节，展览
一枚枚金色的希望

太阳正正午，紫外线
晃得人头晕目眩，皮肤
也眼花缭乱的弄不明白
再看那个骑上牛背的少年郎
响着口哨的柳条帽正稳稳的扣在头顶上
贫瘠的山坡立马谱写了一曲童谣
还有一部童话

妈妈伸出手
抓住了一吧晒干的月光
放进嘴里，呼出一口炊烟袅袅
轻声呼唤，小女的咯咯笑声
醉了母亲的童年，那孩子正在贪婪的
咀嚼着香喷喷的傻笑时光 (西杨庄)

红薯

春节过后的第一件事
父亲就和我刨开土地
父亲把培育的脆嫩薯苗
像安排幼儿园的小朋友
一垄一垄地安坐好
再盖上松软的泥土被褥
然后交给阳光雨露抚养

在阳光雨露的诱惑下
薯苗开始膨胀成小小的胎胚
藤蔓在岁月里褪去外衣
疙瘩们拥在藤下
憨头憨脑的模样
我们把他叫做红薯
番薯、地瓜或者粮食

父亲与红薯交往了一辈子
我和红薯也有三十多年的感情
我现在就坐在红薯身边
就像与亲人围坐在一起
我捧起一只红薯
他粗糙褐红的表皮
有父亲双手的柔软和温度
顿时，我泪流满面 (洪佑良)